

郭驥對捐血運動的卓越貢獻

● 陳志先 · 王成聖 (彩色圖照刊第三頁)

熱心發起捐血運動

捐血運動是一項公益事業，台灣已推行三十年，成效卓著，早已是世界捐血運動的模範，然而台灣捐血運動的發軔，壯大與蓬勃，貢獻最大的，首推曾任中國捐血事業協會理事長的郭驥（外川）及醫界先驅蔡培火、魏火曜等人。

郭外川原本服務公職，歷任黨政要職，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秘書長、副主任委員、國大代表、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中華民國議員團秘書長，這些職務已足夠使他終日忙碌，但由於他熱心公益，當蔡培火於一九七四年倡導成立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時，邀他做發起人之一，他慨然應允，並且參與其事，極力推動，當該協會於是

年四月十九日正式成立時，他當選為第一屆理事，並請老總統蔣中正頒發訓詞：

「捐血運動的倡導，為濟世活人的義舉，捐血的行為就是『義』，而動機則發乎『仁』，故此一運動不僅有裨國民保健，而於互助精神的弘揚，亦深具意義。」於此可見捐血事業極為重要。捐血運動協會成立後，由蔡培火任理事長，推選季怡為總幹事，兩人為捐血運動奠定堅實的基礎，但真正發揚光大的，是以後任理事長郭外川之力居多。

首任理事長蔡培火，在推動社會捐血方面，頗有建樹，但蔡的建樹，在許多方面都得力於郭外川的襄助，例如向機關團體募款，發動機關學校成員踴躍捐血，都藉助郭外川在黨政軍多方面的人脈而能水到渠成。

初創的捐血運動協會在蔡培火理事長領導之下，雖然成績卓著，但發展仍受到侷限。到一九八三年，蔡理事長不幸逝世，副理事長郭外川眾望所歸膺選為理事長，為捐血運動開拓出新里程。

郭外川繼任理事長後，為因應醫療用血日益增加的趨勢，積極規劃發展各縣市的捐血組織。當時只有台北、台中、高雄、台南等四個捐血中心，和彰化、埔里、嘉義、屏東等幾個捐血站，由於宣傳有方，人民踴躍響應，捐血人口漸增，郭外川乃于各地增設捐血機構，於是，新竹、花蓮、宜蘭、基隆、苗栗、雲林、新營、台東等捐血站，先後相繼成立。在台灣地區醫療網尚未建立前，捐血網便提前形成了。對全民健康的維護，實是一大保障。

台北捐血中心設立之初，與捐血運動

協會同租台北長庚醫院房舍，寄人籬下，非長久之策。郭外川高瞻遠矚，建議理事會，選購了台灣土地開發公司興建的仰德大廈，位於台北市南海路一號和三號的三樓，交通方便，地點適中，以這裡作為捐血協會和台北捐血中心的作業場所，再好不過了。那時捐血協會有三千多萬元，為數固然可觀；但是，假使那時候不下決心買下，捱到後來房價如此飆漲，就只有望屋興歎了。有了這棟大樓，捐血協會便有了一個永久的硬體基礎。

化除歧見捐血量增

早年，捐血協會的工作同仁，意見分歧，尤以台中和台南兩個捐血中心，分離意識甚濃，醞釀獨立。假使各捐血中心都各自為政，我國的捐血事業，必日趨萎縮。因此，郭外川以公正堅毅的立場，多方疏導，終於化解歧見，促成團結。嗣後，他在人事上小作調整，捐血中心的組織，逐漸趨於健全。他又為捐血協會穩固了軟體的基礎。

組織健全以後，推展捐血運動的績效，立竿見影，節節上升。捐血量自一九七四年的三八一七袋，到了一九八二年，已

有三九一、〇一五袋，成長超過百倍。至一九八九年，捐血到了八三二、五一三袋，較七年前，又成長了百分之百有餘。而捐血人口，也由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三一，提升到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四·一六，已快達到我國預定捐血人口百分之五的目標。

台中捐血中心，成長快速，該中心位於台中市三民路一段一七四號的六樓。當初受經費所限，場所本不寬敞，後來作業量激增，一百多坪的地方，容納了一百多位工作人員，再加上種種設備，場所之侷促，不堪想像。擴展作業場所，至為必要。

但在寸土寸金的都市地區，要另闢作業場所，談何容易！當時，台中捐血中心看了東海大學的校園，希望以建教合作的方式，取得東海校地，建築一幢合作大樓。當他們把這一理想向郭外川提報時，立即獲得他的嘉許和支持，他返回台北後，立即與東海大學董事長查良鑑磋商，當即得到查董事長的同意，嗣由台中捐血中心郭獻生主任，和東大校長梅可望博士協商簽約興建，可惜郭外川於一九九〇年元月病逝，未及目睹這座五層現代化大樓落成，但他的遺澤，後人受惠匪淺。

郭外川最崇法務實，一九九〇年（醫療法）公布後，捐血事業屬於「其他醫療」行為，依法應組織財團法人基金會。他於是立即指示幕僚人員積極進行，由協會捐助財產及完成財團法人登記，應行辦理之各種事項，並分報內政部與行政院衛生署，獲得同意後，於一九九〇年元月一日，正式成立，定名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捐血事業基金會。這時，郭外川先生已臥在台大醫院的病床上，基金會的理事們仍一致推舉他為基金會的首任董事長。不幸基金會甫告成立，他便於元月二十六日逝世了。

一介不取只盡責任

郭外川為黨政要員，法定的兼職甚多，且都不是空銜，每日忙碌，但他自兼任捐血協會職位後，經常抽空到協會辦公，十餘年任勞、任怨、任謗，其中艱苦，非局外人所能知。而捐血業務在其熱心推動下，由一九七四年的不足四千袋（每袋兩百五十〇〇），至一九八四年增至八十三萬兩千餘袋。醫療用血過去全靠血牛供應，至此，則已達到百分之八十五由無償捐血而來，成就甚為驚人。

民眾所捐之血，有些含B型肝炎病毒，不能使用。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德國籍的布倫伯博士，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來訪，告以廢血可出售供培養血清之用。乃向日本藥商出售大批廢血，積資購買捐血協會佔地三百餘坪之現代化會址。否則以該會經費困乏，勢必長期賃屋，寄人籬下，不可能有日後之基礎與規模。

平心而論，捐血協會由無到有，由小到大，皆郭外川殫精竭智之功。他的本職為光復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兼長捐血協會，自始至終未支領一文津貼及酬勞，堪稱「一介不取」。而對該會支出，他莫不親自審核，力求摶節，而每次會員大會均由公設會計師列冊提報，鉅細靡遺，以昭大信。此種精神出自他對國家社會無比的熱忱與愛心，非沽名釣譽者可比。

郭驥（一九一〇—一九九〇），字外川，原籍江西樂安，因其父早年自江西到浙江龍泉謀生，遂生於龍泉，並設籍該地，在里中完成小學教育，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學，畢業後，先後就讀杭州之江大學及上海光華大學政治系，一九三一年夏轉入南京中央大學社會系。一九三四年畢業，赴廬山投入陳誠戎幕，任侍從秘書，

兩年後，由陳誠選派英國留學，進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專攻行政及人事管理學，獲碩士學位，於一九三九年秋回國，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辦公廳秘書兼人事組長。翌年，陳誠出任第六戰區司令官兼湖北省主席，郭驥隨往擔任六戰區政治部同少將主任秘書，不久轉任社會部人事科長、人事室主任。湖北省政府成立人事處，一度回鄂任人事處處長，一九四四年夏，由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選派赴美考察人事行政及社會保險，費時一年回國。

抗戰勝利後，郭驥奉派社會部赴上海籌辦上海職業介紹所，隨後轉任國防部第一廳辦公室副主任兼青年團中央第一處副處長，代行處長職務。一九四七年行憲，當選為第一屆國大代表。一九四八年調任中央訓練團教育委員會主任秘書，直到大陸陷共。

繼任第三屆理事長

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改任第一組副主任，旋升副秘書長，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當選中央委員，連選連任，歷時三十餘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九年更膺選中央常務委員，一九六六年奉派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秘書長，一九八九年升任副主任委員，仍兼秘書長。

捐血協會成立，郭驥擔任理事，第三屆時任副理事長，蔡培火理事長逝世，接任理事長。

郭驥的夫人袁樞真女士，為著名的藝術家，專攻西洋畫，曾留學法國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學成回國後，終生獻身藝術教育，來台後，在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任教授，她並曾一度兼系主任。與郭驥刻版的黨政工作格格不入，但伉儷情深，攜手共渡了五十餘年。兩人在巴黎相識，生長背景完全不同，袁女士出身書香門第，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郭驥來自商人家庭，是佛教徒，抗戰烽火促進了他們的感情，兩人於一九四一年在重慶結婚，婚後各行其是，袁樞真照樣上教堂、執畫筆，郭驥則服行政務，偶而拜廟。當他們在重慶結婚時，同事及朋友間盛傳郭係跟一位年輕貌美的法國小姐結婚。此事不久曾風聞於

陳誠，後經查悉為友朋輩間開郭驥玩笑的話，始安然無事。

招待老友一菜一湯

郭驥生性節儉，據袁樞真記述，當年他們住在南京遊府新村那年農曆除夕，她

依照中國人過年的習俗，在家中裝飾一些應景的東西，點綴新春新氣象。僅買幾枝梅花，插在瓶子裡，表示梅開五福，五福臨門，平安吉祥之意。當夜，侄子侄女和小兒女等著他回家吃年夜飯。他一進門看見插了幾枝梅花大為光火，當著侄子侄女和兩個小兒女，罵袁樞真浪費，場面尷尬。本來盼望高高興興過年，結果弄得全家都不快樂，後來袁樞真將此事告訴他的老長官柳克述（劍霞），柳指責他過分節儉，果然後來再也沒有發生此類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二月，郭驥在南京接奉陳誠電召立即來台北，出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來台後他家就暫住辦公室後面的一間房間裡，是石祖黃讓他們住的。就在走廊上放著小炭爐當作廚房。有一天下午郭驥的留英同學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來訪，他們兩人一聊天就是幾小時。將近晚餐時間，袁樞真暗示他家裡沒

有菜，無法留客用餐，他卻回答：「老同學沒有關係。」袁樞真說：「只有一盤菠菜！你請他到外面去吃飯吧！」想必是他身上也沒有錢，只好將就一菜一湯請余紀忠晚餐，以如此簡慢的晚餐招待客人，使袁樞真一直耿耿於懷！

郭驥對他的家人兒女或部屬，總是要求都要像他一樣的克勤克儉，可是他對待朋友卻又很大方。他一生忙於助人，如果朋友向他有所請託，只要是合情合理，他必全力以赴，務求達到朋友的目的。凡是朋友或者兒女的朋友自海外歸來，不管男女老幼，他必定以盛餐招待。如果因時間關係無機會邀請餐敘，也必定要贈送禮品。他就是這樣一個克己厚人的典型人物。

排斥基督晚年受洗

郭驥出生在佛教的家庭，對於基督教有先天的排斥心理。很多基督徒朋友勸他上教堂聽道，他總是藉辭躲避。他的摯友徐鼎夫人是虔誠的基督教友。每年聖誕節的家庭禮拜，一定邀請郭驥全家人到她家裡去聚會。郭驥往往等到快要散會的時候，勉強趕來報到。後來由於女兒郭夢華篤信基督，每次回國都苦心勸告，加以他

年事漸老，病痛日多，慢慢感覺到需要有宗教信仰，以寄託精神。乃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在周聯華牧師的帶領下，受了洗禮，終於成了基督徒。

友情彌篤最可信賴

郭驥不僅對朋友的請託，會盡力去作，以求達到朋友的目的。就是朋友不請託，只要他知道朋友有什麼問題、遲疑不決或感受困擾，他一定會主動為之定策與排解。

郭驥與劉真（字白如，曾任台灣師大校長及省教育廳長）均追隨陳辭公（誠）作過侍從秘書和中央訓練團或中央訓練委員主任秘書，但因先後不同時，雖彼此早已相識，但算不上是深交。直到抗戰勝利後，陳辭公第二次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書記長時，郭、劉兩人同時在中央團部服務，郭任第一處（主管人事）副處長，劉任第二處（主管組織，處長為蔣經國先生）副處長，始由相知而逐漸成為聲應氣求，肝膽相照的知己朋友。

民國三十六年，政府開始實施憲政，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均由選舉產生。安徽省的黨國元老吳禮卿（忠信）

向中央推荐劉真先生為該省第一區立委候選人。劉氏以與禮卿先生並不相識，且一直在中央機關服務，與安徽省各界領導人物及地方父老素少接觸，甚為猶豫難決。當時郭驥代表中央團部參加中央各單位臨時成立的民意代表提名審核小組，獲悉此事之後，立即至劉氏家中極力勸其一經提名，即返鄉競選。劉氏後果以高票當選。

劉真擔任台灣省教育廳長時，曾採行了不少初創性的教育措施，其中運用中小學家長會費來辦理教師福利一事，迄今尤為人所樂道。在教師福利方面，曾在日月潭與台中市興建了兩所教師公館，由於建築標準甚高，有背「克難」原則，頗受部分民意代表及一般社會人士的誤會與批評。當時郭驥和周昆田適中部視察業務，特親往兩館瞭解實際狀況，郭驥回到台北後，不僅對台省教師福利措施大加讚揚，且請中央文物供應社將日月潭教師會館全景編印於次年的月曆中，藉期消弭外界對教師會館的誤會與指責。郭驥這種「樂道人之善」及為人「辯冤白謗」的精神，實在令人感佩。故劉氏在郭驥逝世周年所撰寫的悼念文章中，特稱他是「一位最可信賴的朋友」。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陸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癡癡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

全書分裝叁冊合售陸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